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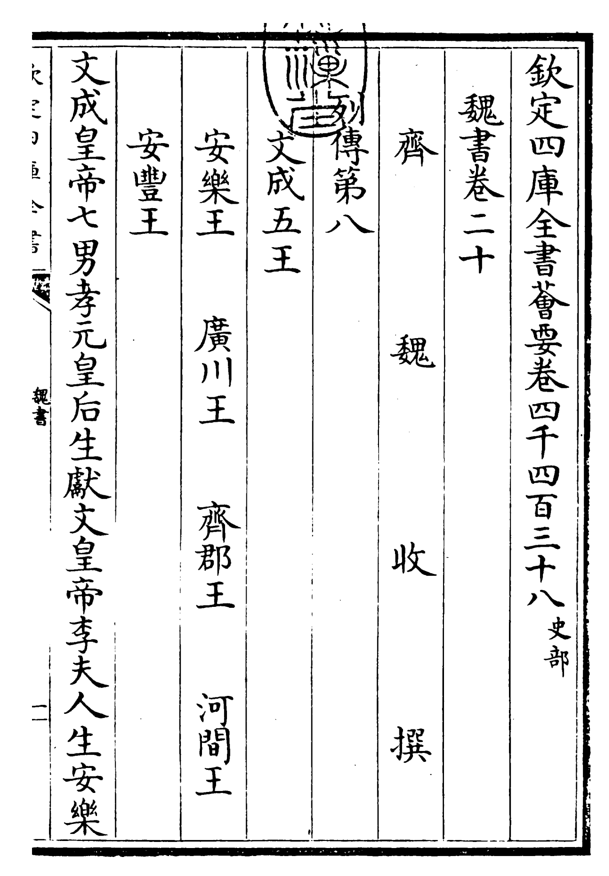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二十一上 二十一下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三十八 史部

魏書卷二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

文成五王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

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寵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為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為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

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為凉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覲詮動静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甍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

都鑒旣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心腹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慼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斂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而弔旣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

應盡哀於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黄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仁慈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為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

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
臣等參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
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
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
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
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兹厥後
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
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

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内都大官高祖嘗與

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援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惏之

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
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
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
金寶巨萬計騰屢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
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
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
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
者千數率衆走還內侍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糾彈會

赦除名為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寛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千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

無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産業與中山王熈及弟臨淮王彧等竝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熈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

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讃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别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别為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

魏書卷二十考證

文成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文成皇帝七男○文載八人而總書七男葢八訛作七也

魏書卷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三十九 史部

魏書卷二十一上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上

獻文六王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

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髙祖以諸弟典三都詔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

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誡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幾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誡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

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蕚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為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叙意加禧都督冀相兖東兖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隷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

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

用為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頴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叅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頴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恵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

必令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釆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户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為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為欲修身改俗為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為欲止在一身為欲傳之子孫禧

對曰既卜世靈長顧欲傳之來葉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

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

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
李沖曰旣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
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
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餁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
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賔良以為愧高祖有事於
方澤賀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
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礙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

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竝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疑 聞教武朓生羣惑且可停之後

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勲加侍中正太尉及髙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户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憍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逺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逺近臣吏僮隷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為將礿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名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

悋雖寡昧忝承寶歷比纏尫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睿略茂舉可大將軍録尚書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

齊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修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决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别墅遣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邙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寛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仵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

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為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
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
起則俱起貪如犲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
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
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為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
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寛明接處左右
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

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悞金牀玉几

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濳瘞禧於北邙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産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内外百官逮於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歳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旣聞禧

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為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後以為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為衍所移昌為衍直閤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為魏

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覦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慮其雖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為鎮西將軍郢州刺史爾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行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往説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為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

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啟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兖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既葬還於江南

曄字世茂衍封為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獨盪舊釁義彰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慼猶有可矜兩門諸子竝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改封

敷城王邑八百戶坦慠佷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褘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為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費髙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勑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縁理奪幹旣居要任銓衡是苟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黄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

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賾死班師還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客賜黄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

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為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

阿肸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竝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

瘳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
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十二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
器斂服十五稱䐗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謐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謐母趙等悖禮愆常不
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絶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
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
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謐在母喪聽
音聲飲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

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謐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駟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

籥乃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
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賵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毋弟
啟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讞子寘字景融
為後襲爵及寘伯諶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

例降

謚凡諶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禄少卿轉黄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出為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户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戸又加侍中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其

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
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
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録尚書事孝静初為大司馬三
年薨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謚曰孝懿諶無他
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謐弟譚頗强立少為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為髙陽
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為直閤將軍歷太

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為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禄少卿行南兖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為武衛將軍尋詔譚為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為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謐為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戸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没於關西

讞弟譓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賵帛五百匹贈鎮逺將

軍恒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為

外都大官羽少而聦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為大

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

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録尚書事髙祖將南討遣羽持節

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既發
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高祖愛友諸弟
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
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
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内外肅然高
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
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
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為三等此年便是三

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為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闕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旦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來

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别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勑今舉大功寧為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弟豈容晏安日逸今便北廵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髙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絶素餐之譏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彦匡弼是寄

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踈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髙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髙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為品羽對曰諸司

直竝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為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為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為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為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為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

避豪貴故人以為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為好然闕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廻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

羣官善量所以髙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兹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髙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為廷尉及初作尚書内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

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髙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偽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禄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賛物

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龢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為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

今降為長無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為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𦒱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

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彦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宫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安樂王詮可為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為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為下下

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閭賢保可

為下下退為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

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

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

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

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

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

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

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沉痾緜惙遂有辰歳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今

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
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歴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
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頳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
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
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
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
即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於三四詔不
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内面授司徒羽辭曰彦和本自不

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既轉取之無嫌請為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娉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祕匿甍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斂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為冠軍將軍荆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為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戸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没於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户武定末金紫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頴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誡雍曰相

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為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兾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兾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叅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

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
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
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
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
旣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
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
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
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

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糸差之
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
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絶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
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絶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
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
懐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
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
慶之賚不以禄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

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豈不懐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采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

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彦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慼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

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刋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啟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

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别勑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黄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兾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憪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内樞無尸

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勤自在限以内外朝謁簡絶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㗊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為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禄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宫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

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輙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勸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顔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無内外横于宫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

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寛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夭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

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竝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劔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

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内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璿晃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伎侍近百許人而疎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關豫内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啟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

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鸞自至宫内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勲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為丞相府孝莊初爾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懐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

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頵有時譽為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髙陽王謚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為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

光禄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兖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兖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戸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叡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禄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叡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戸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戸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為後

誕弟勒乂勒乂弟亘亘弟伏陁伏陁弟彌陁彌陁弟僧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勒乂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陁封武陽縣彌陁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竝開國伯食邑四百戸天平中竝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禄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為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

城王勰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戸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沔北高祖曰朕以纖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竝皆

柔服此乃將士之効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
功徵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髙祖餞之詔詳
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
之師況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
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
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髙祖
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以詳有營構之勤
增邑一千户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

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

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别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

興義髙唐世弟戮凡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

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

社寔曷賛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

重貂章即已勑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

慙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

侍中録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

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嚮是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没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遏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

不由削禄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令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謡黷賄案為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末詳

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無極百寮憚之而貪冐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為威虐親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毀𡏖視之表請贈平

昌縣君詳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旣素附於皓又縁婬好往來綢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欣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别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宫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啟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

禮若家人臨出髙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竝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髙時逼迫以為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髙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髙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為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勑糾詳貪婬及茹皓劉冑常季賢陳掃靜等專

恣之狀亮乃奏詡貪害公私婬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詡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塵敗憲章虧風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輙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晧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詡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詡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詡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

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寛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㭬列坐圍守外内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頼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兹貪醜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爲公豈

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為庶人别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别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

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勑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賵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烝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

門户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筬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沖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剋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疑）戚謚曰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禄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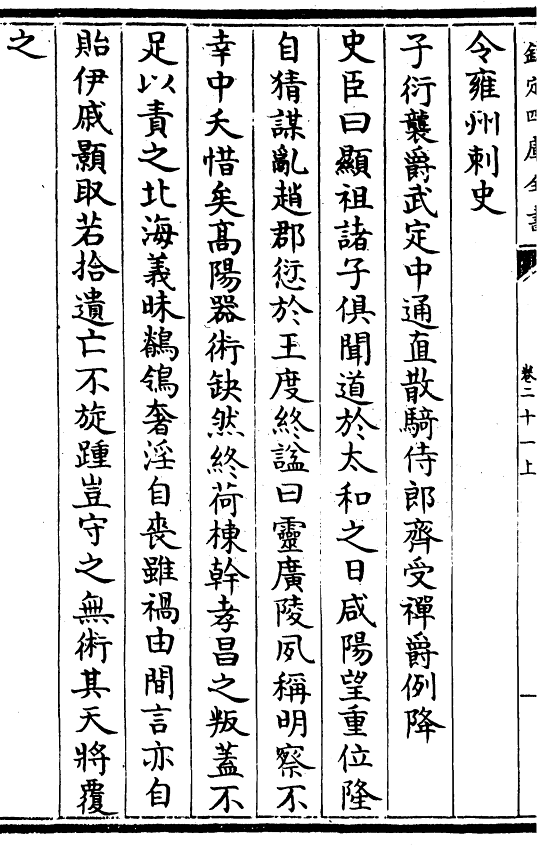
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户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

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爾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竝如故顥以葛榮南侵爾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啟其舅范遵為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既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為己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圖恐遵為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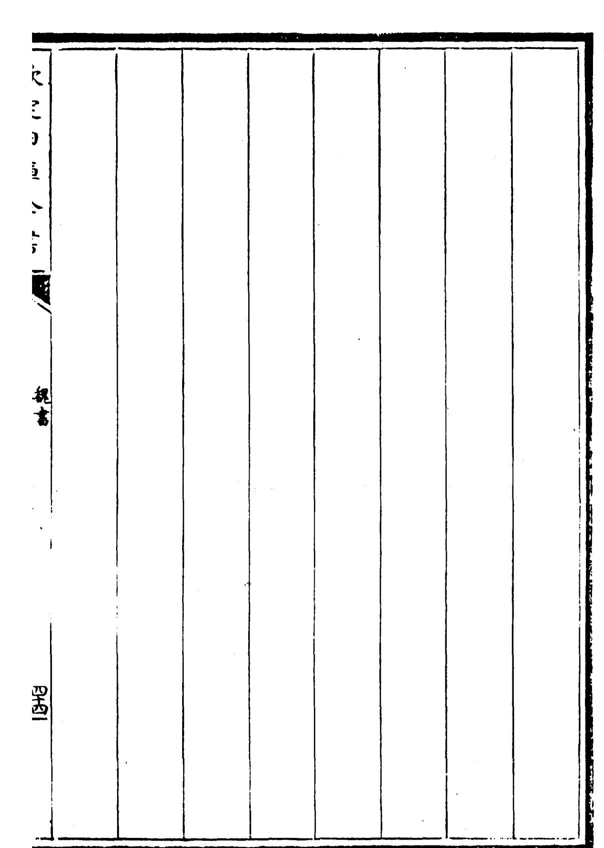
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顥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顥為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為都督於考城拒之為顥所擒又剋行臺楊昱於滎陽爾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

容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淩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歛公私不安莊帝與爾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頴顥部騎分散為臨頴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瑱字寳意起家為通直郎轉中書郎歴武衛將軍光禄少卿黄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為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户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户俄遷中書監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為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



令雍州刺史
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
自猜謀亂趙郡徂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
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鈌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
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間言亦自
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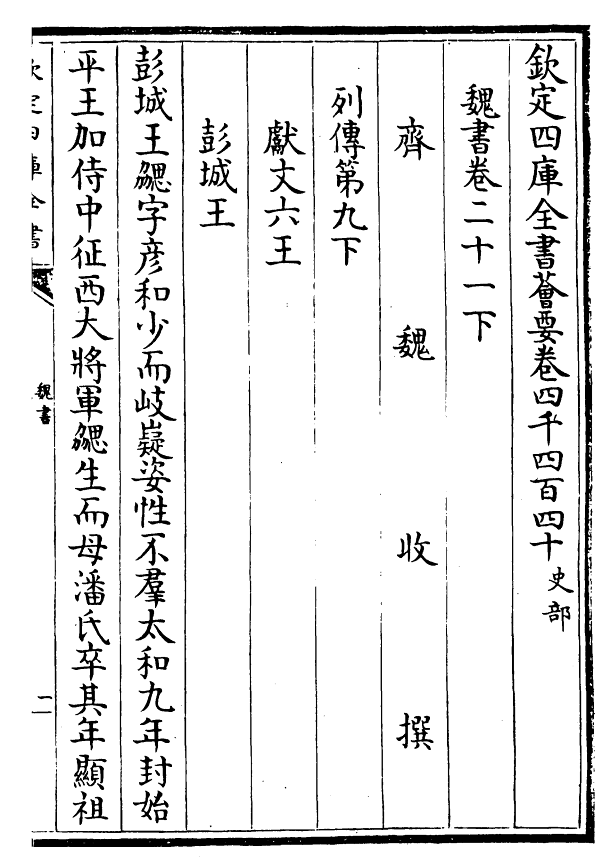
魏書卷二十一上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趙郡王幹傳銓衡是荷○荷一本作何

北海王詳傳閉密始末○閉一本作秘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四十 史部

魏書卷二十一下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下

獻文六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

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内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户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

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醺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

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䚡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䚡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䚡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刋一字足以價等連城䚡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髙祖進𦂳遂行而賦詩令人示䚡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

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緄去帝十餘步遂
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
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
耳詔曰弟緄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緄禍與身
俱痛隨形起令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
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緄
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緄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
聞無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

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羡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説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

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烏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烏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

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畧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為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

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别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属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䆒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

蒙哀惜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矚遂高祖曰汝詣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名至勰引之别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

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濵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勲每甽廟筭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為

羣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濶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頼陛下撫育得参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勲增邑五百户又詔曰朕形瘠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汝頼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

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實
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
師於霧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
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勲存社稷宜
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户緦辭曰臣受遇緣親
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
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祇
膺尋以緦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

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

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已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脊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

恩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勑及高祖崩于行宮遏祕喪事獨與右僕

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髙

祖不豫緦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
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緦每被誚詈
言至厲切咸責近侍動將誅斬緦承顔悉心多所匡濟
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逌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
緦内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
也東宫官屬多疑緦有異志竊懐防懼而緦推誠盡禮
卒無纎介緦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恊時肇享曰孝五
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

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
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
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
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勑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
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
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
道貫前王庸勲親親義髙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

阜東平寍漢寵絶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内昭英風外發
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
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
猷以穆七徳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
百户詔曰覽奏倍增崩絶末足以上酬勲徳且可如奏
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恪奉辭暨今悲
戀哽咽歳月易遠便廹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
辭榮閑外無容頻違至徳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

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蕪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衮章内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静揚州所統建

安戎主胡景畧猶為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畧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莫二弘心昧

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
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飄飆經畧踰時必有虧損
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
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黄門侍郎
鄭道昭就彼袛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寛裕絲毫不犯淮
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寳
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
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

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

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緦矜而許之

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

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

緦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緦曰比鳳凰未一疑蒼

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附而寇竪昏迷敢鬬淮楚

叔父英畧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緦謝曰

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感懷遐邇致

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
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
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
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
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繫維不許
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以詔
旨殷勤僶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法北
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

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勅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非烈情願固彊之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勑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囸己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

九五屢求解落既為宰輔所抑亦不為陛下所許先歲
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為定州往年還洛陽勑總
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
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
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
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
遺勑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
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賁履之操邈焉

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歳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禀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緦因是作蠅賦以諭懐惡讒構也又以緦為太師緦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旣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嘗不頼明師仗賢輔而後爕和陰陽彞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巳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

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纂臨寶歷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無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沖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絶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沖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粃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

崇清尚也便願紓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
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
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
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絶知已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
議定律令勰與髙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
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髙祖兼聰達博聞凡
所裁決時彦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
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

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畧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彦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兾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克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譛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

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與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

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緦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緦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

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内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衛戚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慚周霍禀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戚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温恭愷悌忠雅寛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

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或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䦱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

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頊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𢇁等搔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効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啟乃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冑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

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為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黄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痾濟難效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頼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撝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酧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户别

封三子為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䰟微申朝
典
子直封眞定縣開國公出為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
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
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
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
鼓吹
子寛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

撫軍將軍永安三年爾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戸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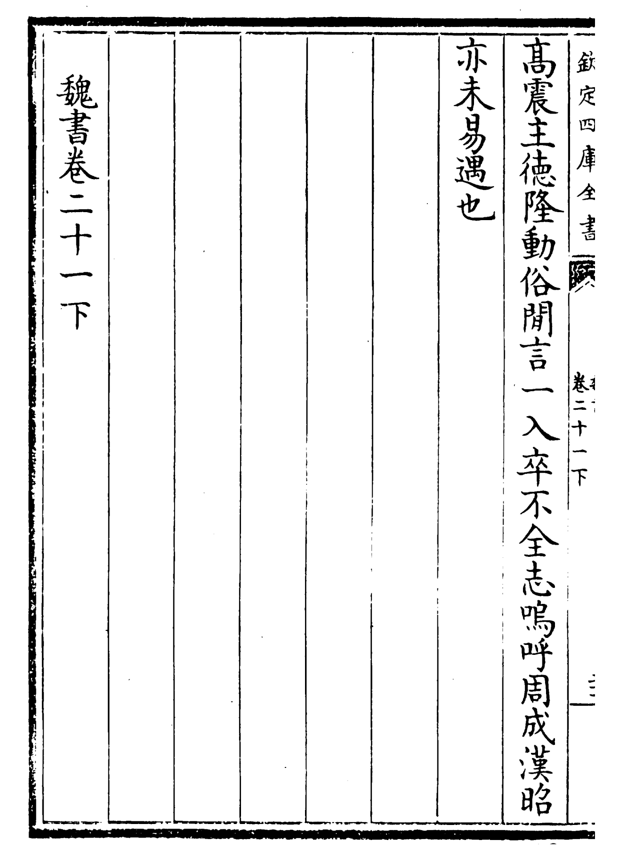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戸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寛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戸

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為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畧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



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彭城王勰傳醻情始暢○醻一本作觴

從討新野○新一本誤薪今改正

行次淯陽○淯一本作育

劭兄子直○本書目錄彭城王勰下注子劭子直子正今上文云嫡子劭字子訥下文云劭弟子正則劭屬子直嫡弟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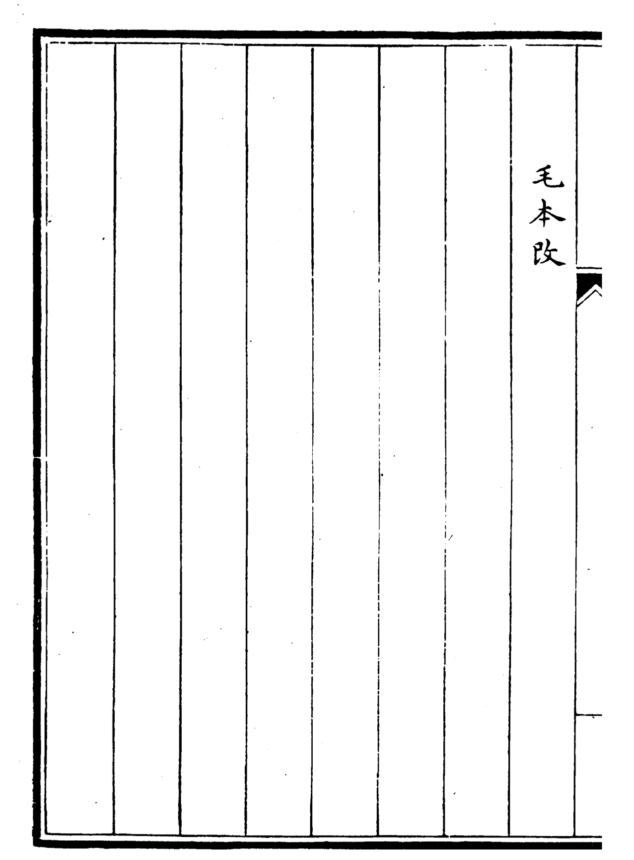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一上第三十六頁前一行羣盜作患刊本羣訛郡據毛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塵敗憲章刊本憲訛軍據毛本改

卷二十一下第三頁前五行禍與身俱刊本俱訛其據毛本改

第三頁後二行遇否大異刊本大訛人據毛本改

第五頁前八行接物無國士之禮刊本接訛按據



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